

“有一种感觉叫《Christophorus》”

摘要：《Christophorus》的头号粉丝：沃尔夫冈·保时捷博士

为纪念杂志第 400 期出版，我们采访了《Christophorus》的头号粉丝：沃尔夫冈·保时捷博士（Dr. Wolfgang Porsche）。这本杂志几乎见证了这位现年 78 岁老人迄今为止的一生。在他位于湖滨采尔的“保时捷室”中，他收藏了该杂志从 1952 年至今的所有期刊。

保时捷博士，您为什么会对《Christophorus》情有独钟？

我觉得我和《Christophorus》有着某种个人联系。自我记事以来，世上便已有了这本杂志。每一次，我都会好奇依旧，新的一期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阅读它，研究它，成为了我的一个爱好。这本杂志是保时捷这么多年来不变的一个标志，对于沃尔夫冈·保时捷这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时间长河中的恒定因素（笑）。该杂志的名称，指的便是旅行者的守护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我们品牌的守护神。

这本杂志对公司的形象有多重要呢？

我们经常讨论“保时捷大家庭”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包含了整个品牌旗下的所有同事、朋友、世界各地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以及我们的员工。您可以这么说，《Christophorus》

是这个全球大家庭相互沟通的一种媒介，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分享心中激情的平台。它有近 70 年历史，是有史以来历史最悠久的公司杂志之一，也是一本独特的编年作品。

家庭

在这张来自《Christophorus》第 10 期的照片中，我们能看见 1954 年的保时捷四兄弟：费迪南德·亚历山大（站立），汉斯-彼得，格尔德和沃尔夫冈（左起）

您认为《Christophorus》的宗旨是什么？

最重要的宗旨就是维系品牌的激情。这份激情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件产品中，而这本杂志则把它带向了更广大的保时捷社区

与早年相比，这本杂志的重要性是否有所改变？

今天，我们会通过许多渠道相互沟通，会利用新媒体的各种可能性开展更多样的沟通。这也是一件好事。但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沟通盛会当中，《Christophorus》对我来说依然是品牌最核心的渠道。此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每一期都会书写我们家族的历史，如今这一历史已经写到第 400 期了。

《Christophorus》对我来说依然是品牌最核心的渠道。

连续性是保时捷的主要特征之一。《Christophorus》在这一品牌精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对我来说，保时捷一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拥有下列两大特性：连续性和创新性。想想这个品牌的标志产品，911。它已经问世至今近 60 年了，每一代新产品都标志着世界汽车技术发展的又一巅峰。而 Taycan 则标志着我们已经迎来了电动汽车时代。我的祖父在 120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涉足这项技术了。《Christophorus》也是保时捷这一传统的代表杰作。尽管多年来变化不断，但这本杂志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印刷杂志可以传达更持久的价值，就像一辆保时捷，可以超越时间的局限。当您拿起最新一期杂志的时候，是否会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名叫《Christophorus》的感觉？

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这种感觉确实存在。特别是当我看到最近几期的封面时，我能强烈感受到这种感觉。这几期制作质量非常高。当手指拂过纸面，您可以明显感觉到印刷品带来的美好质感。印刷品是美好的，它能吸引所有感官的注意力。因此，

《Christophorus》必须始终保持高质量，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制作方面都应如此。它是一本每个人都可以触摸，浏览，珍藏的杂志。这些都是真实的体验，在数字时代更是难能可贵。我们已经在电子产品屏幕前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所以这种与高质印刷品相处

的时刻和感觉，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Christophorus》是一本特殊的杂志，与保时捷品牌一样，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当中。

居住地

沃尔夫冈·保时捷博士现居于奥地利湖滨采尔的家中。

《Christophorus》中是否有您特别感兴趣的领域？

这个没什么关系，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我对什么感兴趣。我总是尝试从我们读者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为他们提供对保时捷这家公司的深入见解与探析，比如深入了解我们位于魏斯阿赫的研发中心。这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此外，我认为，杂志中围绕“保时捷大家庭”中突出成员的文章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成员就包括了我刚刚所说的公司内部和外部人员。他们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是客户，企业家，艺术家或演员。当然男性和女性都在此范围之内。此外，国际化程度也十分重要。毕竟，保时捷在全世界各大洲都有无数拥趸。

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将杂志全部 400 期刊物都收藏起来的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呢？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愉快的巧合。早些年为我们印刷《Christophorus》的埃斯林根 Bechtle 印刷公司的老板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地下室里还搁着两箱杂志，问我是否感兴趣。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拿这些杂志怎么办，不过她觉得我应该会喜欢这些杂志。

这也是事实，因为我确实喜欢，而且这种喜欢也演变成了收藏《Christophorus》的动力。在这两个箱子里，我确实找到了杂志早期的刊物，但并不全。比如，前十期中就有三期是缺失的。

而这些《Christophorus》中叙述的故事，往往与我个人的回忆有密切关联。

沃尔夫冈·保时捷博士

要寻找缺失刊物是否十分困难呢？

是的，而且，整个对刊物的搜寻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我不想放弃，一定要继续搜寻，直到我把所有期刊都集齐为止。这一下子点燃了我的雄心壮志。当然，我也十分惊讶，如今在相关的网络平台上可以轻松找到所有东西。这样，我便能够一点一点地缩小我与目标的差距。顺便说一下，最贵的期刊当属第一期了，这丝毫不奇怪。它特别受收藏家们的追捧。

您是如何以及在哪儿保存您的收藏的呢？

我把这些期刊按年份装订成册。这样我就能保证不会缺失任何一期了。现在，在我位于湖滨采尔住所的私人博物馆里，我收藏了约 70 卷这样装订成册的杂志。它们被安放在一个地方，那里之前是一个牛棚。我在以前的奶牛棚那里，设立了我的“保时捷室”。当然，在那里，除了《Christophorus》，我还收藏了其他藏品。我的杂志收藏有一个小

小的瑕疵，那就是，这么多年来，杂志的规格变动了好几次。对我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整体的统一性。

您是否偶尔会翻阅以前的杂志，重新发现那些有趣的故事，或者回味它们带来的美好回忆？

会的，最迟在我把上一整年的期刊装订成册加入我的收藏时，我便会花时间翻看以前的杂志。而这些杂志中叙述的故事，往往与我个人对某些事件，地点或交往的回忆有密切关联。近七十年来，很多事情都在这份收藏中汇集在了一起。

仪式

在 1956 年的第 20 期中，可以看到 13 岁的沃尔夫冈·保时捷，当时他正坐在他的祖母阿洛伊西娅和父亲费利（Ferry）之间。

我们在杂志的早期期刊中，看到了您的照片。您还记得这些照片吗？

我依然记得这些照片中的两张，那些事情就像昨天才刚刚发生一样。我们四兄弟在保时捷 550 Spyder 中拍的照片，我一直记到现在，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的兄弟格尔德（Gerd），在照片中位于我的左后方，但他把自己紧紧地压在我身上，让我几乎没法呼吸。不过至少，我们拍出了这张很棒的照片。另外，不管怎么说，550 Spyder 都是一辆非常漂亮的车。

而且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 1956 年初第 10,000 辆保时捷的“诞生”仪式。您可以看到我坐在后面，坐在我祖母和我父亲之间。他在前一天晚上还问我想不想把这辆车开下线。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但这个荣誉的副作用是，我因为太过兴奋而整晚睡不着。我担心我到时上车之后找不到第一档在哪里，或者担心我在车上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过幸运的是，一切都非常顺利。我当时已经会开车了，因为我在家里就练习过多次。我的父亲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真是美好的回忆。您对《Christophorus》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呢？

我真诚希望这本杂志在未来能越办越好。它是我们公司为保时捷品牌所有同事朋友以及遍布全球的客户们提供的独家杂志。我们对大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支持表示万分感激，同时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笑）。同时，对我来说，我们作为一个公司，要保持本色，要接地气，这一点始终很重要。不过，我有充分的理由对这本杂志保持信心。我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